

拉完圣诞老人 它们跑到南京来了

昨天,3只驯鹿入住海底世界极地馆



快报记者 洪波 摄

驯鹿拉着圣诞老人的雪橇,奔跑在白雪皑皑的雪地上……这是大家早已熟悉的一个经典镜头。昨天,3只驯鹿来到了海底世界的极地馆,与北极熊、雪狐、雪兔成了邻居。据悉,这几天帝企鹅也将“报到”,届时极地馆的极地动物就全了,2月1日它们将正式与游客见面。

路上乱发脾气

驯鹿广泛分布在欧亚和北美大陆北部及一些大型岛屿。它们栖息在寒温带针叶林中,处于半野生状态。在我国,只有大兴安岭东北部林区才有。

昨天,入住海底世界的三只驯鹿来自遥远的大兴安岭,乘汽车经哈尔滨到南京,路上颠簸了整整70个小时。温顺的驯鹿也“来火”了,路上拒吃拒喝。饲养员郑玉荣说:“我们也想到它们会有情绪,毕竟路程长,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它们最喜欢吃的苔藓,还有就是充足的水,一旦耍脾气,少吃点没关系,肯喝水就行。”但是拒吃拒喝,实在是给郑玉荣出了道难题,“我们就喂桔子、苹果等,没想到它们挺喜欢吃。”

鹿角不再修剪

刚到新家的驯鹿显得有点疲惫,公的比母的体型要大许多,两只母的则用不同颜色的“项链”加以区分。驯鹿的冬毛十分浓密,棕黄色与白色相间。长毛中空,充满了空气,不仅保暖,游泳时也

增加了浮力。而贴身的绒毛密而柔软,就像是穿了一身双层的皮袄。它们悠闲地走来走去,一看到人来,就兴奋,大大的眼睛亮亮的,凑到玻璃墙上直直地盯着你,一副渴求亲近的乖样。

记者们进入它们的新家,面对来访的客人和“咔嚓咔嚓”的镜头,它们也一点不胆怯,优雅地踱着步子,这儿瞅瞅那儿嗅嗅,摆足了POSE,甚至倚着人想撒个娇。不过,奇怪的是,这三头驯鹿都没有印象中漂亮得像树枝一样的鹿角,郑玉荣解释,两只雌性的两岁还没到,70公斤左右,角还没长。而雄性的,因为运输过程中会颠簸,鹿角万一与笼子相撞厉害,容易受伤,所以就把角锯掉了。据悉,鹿角长得非常慢,最长的会达70-80公分,雄雌都有,野生的驯鹿鹿角会自生自落,而人工饲养的因为鹿茸珍贵可作药用,都会定期修剪。不过,记者了解到,极地馆里的驯鹿鹿角长出后,不会修剪,会向南京市展示最漂亮的驯鹿原样。

繁殖能力很强

郑玉荣告诉记者,每年9

月至10月为交配季节,雄鹿会为争夺雌鹿“大开杀戒”,性周期为13-22天,妊娠期为225-240天,4-5月份产仔。一般来说,一胎只有一只,偶尔会生两只。雌鹿一岁半发育成熟,个别发育好的当年即能繁殖,直到14岁,雄鹿性成熟较晚。驯鹿寿命可达20年。

游客可上天桥喂食

驯鹿的新家虽然设在极地馆,也是冰天雪地的,但它与北极熊、雪狐等极地动物的家还是有点不一样,地板不是冰凉的水泥地,而是一层厚厚的木板。且在新家的顶层处,还有一个天桥,边上设有栏杆。“这是给游客们提供的,可以与驯鹿零距离接触,又不至于惊动它们,更不会给它们家里带来细菌。”极地馆一工作人员介绍。

至于为什么驯鹿的新家要铺地板,郑玉荣笑了,“水泥地,太滑,驯鹿跑不起来,会摔跤。而且它们如果长期踩在水泥地上的话,脚容易溃烂。”据了解,驯鹿可以在零下40度的气温下生存,耐寒性堪与帝企鹅、雪狐等相媲美。快报记者 毛丽萍

都市正流行

这是真的吗?自己也能做巧克力

“先把巧克力在60度恒温的炉子里慢慢搅拌融化,不过千万别高温融化,要不口感就变了!”正在忙碌的朱小姐告诉记者,这是小师傅刚刚教她的,干了后再刷上抹茶巧克力,最后再注入融化了的白巧克力,放到冰箱里速冻几分钟,一只“岁岁猪”就新鲜出炉了。情人节快到了,在南京的时尚一族中,兴起了自做巧克力送情人的潮流。

年轻的小师傅介绍说,这样一套做下来,大概需要半小时,还可以把各种模具组合起来,做成玫瑰、枫叶、房子等造型,如果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和足够的创意,还可以把巧克力做成围巾的雪人等各种造型。

“这些其实就是艺术品啊!我下一步就是学怎么做酒心巧克力!”朱小姐对记者说。

女老板邵丹薇告诉记者,来这里自己动手做巧克力的大部分都是送给爱人,还有个外地人专门来做了很大的“巧克力房子”准备带回家作纪念。她说:“这个小店才开一个月,已经有近200位客人了。因为很多人都想在情人节前夕亲手制作巧克力,2月份店里唯一一位师傅的时间已被预订光了。”

据了解,想手工做巧克力除了要付3.8元/10克的巧克力原料费外,还要收20元“专家指导费”,即便如此一份礼物几十元还是相当实用的。快报记者 陈刚



郁闷 得意 尴尬 开心
Q我们364119625
值班记者 陪你聊聊

我请个假

238556xx:我是体育委员。一天体育课,我让大家排好队以后,本来想把请假条给体育老师,结果摸成了一毛钱纸币,我冲老师说了句:“老师,我请个假!”同学们暴笑,七嘴八舌地起哄:“贿赂呢!”“太腐败了!”“不够哦!”

不会说 three

3745980xx:一楼住户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大狗,十分凶猛。周日,我去接正在上英语培训班的小侄子到家里吃饭。刚进一楼,大狗就“汪汪汪”地叫起来,小侄子却一点也不害怕,扯起嗓子喊:“吐吐吐。”奇

怪的是,大狗居然偃旗息鼓,不叫了。回到家,小侄子洋洋得意地说:“当狗对你汪汪叫时,它其实是在说 one,你就回 two,这时狗因为无法回你 three,非常惭愧,就不叫了。”

不要看盗版

765940xx:晚上,爸爸妈妈正在放白天为儿子拍摄的录像。儿子进来看见了突然大叫:盗版!冲上去把电视关了,然后一本正经一拍自己的胸脯说:不要看盗版,要看就要看正版的!

不知道它疼不疼

137620xx:6岁的女儿开始换牙了,我带她拔完牙回到家里。姥姥问她:“宝宝,牙还疼不疼?”女儿一脸茫然地眨了眨眼:“啊呀,牙齿被留在医院里了,我不知道它疼不疼啊!” 见习记者 张颖

两位热心肠

小巷总理“兼职”水电工

“主任可以用‘三心’来形容,好心、热心、细心。”一提到夫子庙街道三条营社区居委会主任陈普选,大家都亲切地叫他“老陈”,他不但是大家的主任,还身兼水电工一职,居民家里水电方面出现问题,会第一时间想到他。

最近,家住剪子巷的李达香老人家水池坏了,水直往外漫,二老急得团团转。陈主任来到李老家,买了配件,修好了水池。“他前年还帮我修过电闸呢。”

“老陈一年起码要帮几十户人家修水电。”于阿姨告诉记者,最让居民感动的是,一次,巷口的水管冻裂了,老陈来修。“水多冷啊,他全身都湿透了。”于阿姨说,老陈

不收居民的钱还任劳任怨。“你瞧这几天,他晚上8点还帮我隔壁家修了门锁。”

记者找到老陈,他的办公桌旁有一个工具包,里面起子、老虎钳、剪子什么都有。陈普选说,他原是南京第二纸箱厂的工人,从2000年开始,他当起了居委会主任。“我在厂里就是电工,居民遇到水电问题,常到居委会来求助,我正好会,就修修。”老陈告诉记者,要是哪家需要帮忙,直接拿着工具包就能赶往现场。据周围的居民介绍,他们每家都有老陈的电话号码,家里一遇到水电方面的问题,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老陈。

见习记者 闫弋
快报记者 赵丹丹

退休医生关怀社区老人

在申家巷社区居委会的办公桌上,一叠“2006年12月份社区老人身体状况走访调查表”整齐地摆放在主任陈国华面前。从2002年开始,每个月社区老人走访调查表都会按时交到主任手中,字迹工整而清秀,每个老人的身体或变好需要保持、或变坏需要注意,都在调查表上写得清清楚楚,写调查的人就是社区居民许树兰,60多岁的她在退休后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关心小区老人健康上。

吉奶奶已是80多岁高龄,经济条件不好,又经常生病,许树兰全看在眼里。曾在医务室工作的她,每周都会上门为老人免费看病,这让吉奶奶十分感动。许树兰每个星期

都要走访独居、残疾、低保户老人们,为他们免费检查身体并记录下来。

除了关心老人们身体,许树兰还从生活上关心他们。凌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,80多岁的他很少主动与邻居交流。眼看着凌大爷饮食很不规律,许树兰在烧饭时经常会特地多烧一些,然后让儿子将热腾腾的饭菜端到老人家中,日子一长,凌大爷只要一看到许树兰就会高兴得不拢嘴,老人也慢慢变得开朗。还有一次,在知道一位老人很想有一顶毛线帽子时,许树兰很快就为老人编织了一顶,整个冬天老人都戴在头上。“她温暖了社区每个人的心。”社区主任陈国华感动地说。快报记者 汪洪新



理发店成游乐园 动脑子赚宝宝钱

很多孩子理发时又哭又闹,让家长十分头痛,但月苑小区新开业的一家儿童理发店却解决了这个问题。这家店有点与众不同,店堂里有各种色彩鲜艳的玩具,走进店里就像进了儿童乐园。孩子们可以坐在玩具汽车里边看动画片边理发。

快报记者 赵杰 摄

灯亮着 老人觉得温暖

“啪!”姚驹一拉开关,他昏暗的家顿时亮堂了起来。事隔40年后,当头顶上的那盏灯重新亮起来时,这位孤独了一辈子的老人突然觉得:被点亮的不仅仅是一盏灯,还有他的内心。

40年来,没有灯光

姚驹老人是刘公巷社区居民,前天,沿着秦淮河边七拐八绕转了几个圈后,记者来到了一个狭小的院子。院子里有几栋紧挨在一起的老式木结构平房。姚驹家就是其中一间。房子很小,8平米都不到,卧室、厨房和卫生间“三合一”。

尽管是上午,屋里的光线却很糟糕。记者想开灯细看床梁上放的是什么东西,却发现家里连个灯泡都没有。姚老指着屋顶上一个小小的天窗解释说:“这是我白天用的照明灯。”他又指了指床头一只积了拳头大蜡油的蜡烛说:“这个,我晚上用。”

姚驹是个“三无”老人。他年轻时没有结婚,所以膝下无子女。他倒是有3个兄妹,但现在已阴阳两隔。没有退休金,姚老平时就靠低保过日子。钱省着用,生活还是捉襟见肘。

据说40年前,姚老家曾经装过灯。但因为交不起电费,和邻居闹了矛盾,好强的姚驹一气之下就把线给剪了。“后来我就一直用蜡烛,一天一根,一个月就5元钱。也挺好。”姚驹说。

“姚老是我们社区唯一一户没有装灯的居民。我们曾经想给他装,他不肯!他总说,我一个老头子,又不看什么东西,要那么亮干什么。”社区李美荣主任说。

姚驹坐在床头,轻叹了一口气:“最近眼睛不太好了,晚上看不清了。”

社区、民警帮忙装灯

正说着,户籍女民警方向东和傍晚东带着电工抱着

一包线走了进来。“姚老,给您装灯来啦。”姚驹一听,立刻高兴地站起来,迎了上去:“来了来了!”电工装灯时,姚驹一直仰着头用好奇和企盼的眼神盯着看。这让才到社区的民警方向东看了很难过。她告诉记者,自己是年前参加社区慰问时才知道,直到现在还有人家没有装灯。“一个孤寡老人整晚守着一支昏暗的蜡烛,看着它慢慢熄灭,多让人难过。”方向东当即表示要给姚驹装灯。姚驹不同意。“姚老,你说不说原因,但我明白,老人是担心装了灯也付不起电费。”

“你一个老人家,腿脚不灵活,要是蜡烛倒在床上引起火灾,烧了别人家,谁来负责?你要装灯,我掏钱给你装,电费我替你付。要出了火灾,你拿什么赔?”软的不行,方向东就来“硬的”。几次一劝,老人同意了。

“我们说了,方民警也是做好事,以后的电费也不能光让方民警一个人掏。”建康

路街道刘公巷社区的管福胜书记打包票:“电费以后就由我们社区的党总支包了。社区人有困难,我们党员也要出份力。”

老人无声的感激

“差不多啦!”1个多小时后,这边电工说了一句。“你拉拉看”,方向东把拉绳递了过去。姚驹立刻激动地站起来,抖抖嗦嗦地接过绳子,像费了好大劲一样,慎重地拉了下去。

“啪!”灯亮了。白色的节能灯在昏暗的屋子里发出淡淡的光。姚驹盯着灯泡愣了好一会儿。转身回头,似乎想和这些帮忙装灯的人说些感谢的话,可嘴张了又张,终究什么都没说出口。

“灯亮不亮?”记者问。他点点头。

“是不是很感谢他们?”记者又问。老人眼圈红红的。他抿着嘴,点头再点头……快报记者 黄卓琳